

### 电视剧《西北岁月》—— 慷慨激昂正气歌

李京盛

《西北岁月》以真实深刻的历史叙事，雄浑壮伟的史诗风格，细腻生动的人物塑造，地域鲜明的影像气质，苍茫辽阔的深远意境，为观众打开了一幅气壮山河的革命历史画卷。

作品从历史进程中见证历史规律，从历史逻辑中见证革命逻辑，清晰表明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革命的“落脚点”和“出发点”，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道路曲折而又前途光明的发展趋势，以“史家之笔”完成对西北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和艺术书写。作品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。从革命领袖到英雄先烈，从普通农民到干部战士，从共产党人到开明士绅……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，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所在。史中见人，以人带史，诗史交融，相映生辉，使作品具有了致广大而尽精微、历峥嵘而抒豪情艺术风貌。

《西北岁月》努力彰显文艺的信仰之美与崇高之美，写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纯、主义之真、信念之坚和情操之美。真挚感人的艺术之笔，铸就了这一气势恢弘的革命史、群星灿烂的英雄谱与慷慨激昂的正气歌。

### 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—— 敞开着的生命能量

毛尖

《山花烂漫时》取材于“时代楷模”张桂梅的事迹，但剧中的张桂梅不是“烛光里的妈妈”“最可爱的人”这类传统形象，而是今年的影像新人。

她是常人，也是超人，既是埋头苦干的人，也是挺身而出的人。她会用红歌鞭策学生，也会用一半的奖金给400多个姑娘买奶茶，让她们尝一尝“远方的滋味”。电视剧非常强烈地保留张桂梅身上的智慧、幽默感和义无反顾的力量，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。我们不能用女性主义来框住她，也不能只用扶贫、励志来定义她，张桂梅的生命能量是敞开着——她的理直气壮、她的清贫与坚定、她与学生的互相成全，对于今天的社会，是提振也是鼓舞。

“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”，女子高中的誓词在天地间响彻，大量的外景画面给人一种明亮感。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美学特征，把人的世界和广阔天地直接进行赋比兴连接。《山花烂漫时》不是个人英雄传，不是个人史诗，而是将“张桂梅”从一个人扩写到了无数人。

### 诗集《低处飞行》—— 飞向高处的力量

俞敏洪

外卖小哥这个群体，我们几乎天天见到，可以说，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们，但我们对他们并不了解，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和工作中的酸甜苦辣。这样一个群体，总得有人为他们发声，总得有人把他们的内心表达出来。于是，王计兵出现了。

生活的安排让他成了一名外卖小哥，让他体会到了这个群体的苦与乐，也在他心里点亮了诗歌的火苗。在外人看来几乎不可能有诗意的生计里，在摩托车的风雨穿行里，在外卖盒子的交付里，一首又一首的诗歌就这样吟唱了出来。他让世人看到，工作可以不同，生活可以艰辛，哪怕每天只是穿行于大街小巷，心灵仍然拥有自由飞翔的翅膀。

在生活的重压之下，寻找生命光辉、超越生命羁绊，这不仅是一种能力，更是一种精神。把生命的不屈和精神的倔强送给这个世界。王计兵不仅是一个诗人，更是一位信使。他告诉我们，只要灵魂愿意抬起头露出水面，在风雨中也有诗意飞扬，不需要炫耀，不需要华丽文采，只要直面人生，并且前行，并且歌唱。《低处飞行》给了我们一种飞向高处的力量。

### 沉浸式演艺《红飘带》—— 触摸历史 看见理想

甲丁

“见证了一场长征，参与了一次长征”，这是我和许许多多《红飘带》体验者的共同感受。这是一程今天与从前的双向奔赴，是我们和红军将士的结伴同行。离别苏区的悲壮、血战湘江的壮烈、飞夺泸定桥的勇毅、雪山草地的苦旅，我们遭遇着将士们的遭遇，感受着将士们的感受，就“为什么长征”“长征为什么会胜利”“胜利为什么属于有信仰的人”进行零距离的心灵互动。高科技呈现样态和视听效果让我们感慨，历史是可以触摸的，理想是可以看见的，此时此刻的我们能从旁观演是来之不易的。

所有的技术手段不为炫技，而是恰到好处地鲜活内容，所有的创制观念不为博眼球，而是为了营造我们和红军相会的氛围。这是一场以内容为核的形式输出，不是你演我看，而是彼此感染，用创新追求、真诚表达、青春热情抒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赞颂。

曾经的艰苦卓绝，今天的发愤图强，需要同一种精神、同一种信念，这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。《红飘带》连接先辈与我们，连接昨日的长征和今天的长征，一脉相承，一往无前。

### 综艺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—— 以真实生活为底稿

郑焕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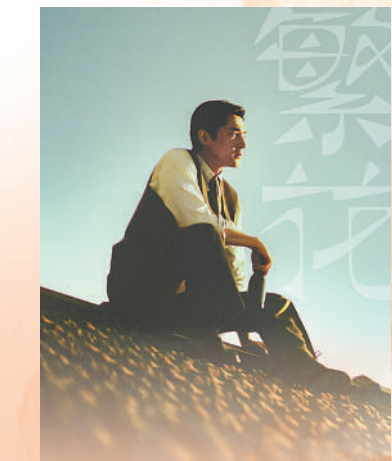
在喜剧综艺面临“熟人圈”“内部梗”的创新瓶颈之际，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使脱口秀从“以说为主”进化到“说演结合”，完成喜剧形态的迭代升级；更以源自草根的鲜活气息，彰显“从素人到喜剧之王”的理念，为该类型节目带来崭新面貌。

“草根”喜剧人集体涌现，他们来自大江南北，行业各异，其多样而独特的经历扩展了喜剧综艺反映生活的范围和面向，夯实了脱口秀文本创作的现实根基，也打开了人们认知自我、生活和社会的多维视野。选手付航的作品，传递着普通人直面困境、接纳自我的乐观心态；视障选手黑灯的生活遭遇，让人思考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不同群体沟通交流的重要性。敏锐细腻的生活观察、自嘲的语调、夸张的表演和戏谑的方式，呼应了观众在家庭、职场和社会都可能遇到的现实处境和内心困境，从而引发共情共鸣。

以真实生活为底稿，精心编织文本，满怀真诚表达，《喜剧之王单口季》重塑喜剧性，在针砭时弊、解构偏见、情感疗愈中诠释着喜剧的力量。



舞剧《咏春》剧照



电视剧《繁花》海报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### 话剧《苏堤春晓》—— 虚实相映 诗意人生

宋宝珍

尽管苏轼说过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但是涛走云飞之间，人们仍然记得他那永恒的名字，憧憬他的人生状态和人格魅力。话剧《苏堤春晓》围绕苏轼的生命传奇展开，通过讲述苏轼两次在杭州为官的经历，表现他的人生际遇、宦海浮沉、诗性智慧以及修建苏堤时在这片土地的深情。剧作以民本思想入题，塑造苏轼作为“俗人”“官人”“文人”“爱人”的立体形象，尤其凸显传统文化濡染下的生命追求和人生境界。在纵横捭阖、自由驰骋的叙事中，嬉笑怒骂皆成妙笔，起落浮沉皆有启示。

导演田沁鑫一直在探索打破传统戏剧模式，增强戏剧的艺术性、观众的在场感，丰富戏剧的表现内涵，强化思想和哲理的思辨。《苏堤春晓》也屡屡打破现实空间与心灵空间的界限，将历史时空与当代时空进行互联，让现实人生与审美意象多元并存，让叙事人、角色、评判者的身份自由转换，各种艺术元素、多媒体技术、舞台意象、表现手法融会其间，以大场面、大写意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，创造既熟悉又陌生的艺术效果。



话剧《苏堤春晓》在浙江嘉兴乌镇“第二现场”演出时的海报。王昊宸摄（影像中国）

### 电视剧《繁花》—— 浓墨重彩的时代图景

张屏瑾

电视剧《繁花》是对原著小说的一次奇袭式改编，浓墨重彩的光与影，改变了原著散淡不羁的市井话本格调。如同小说的“平行宇宙”，以另外一种方式，将文字中暗藏的大悲大喜、繁华尽观的内核在动机表达出来。

电视剧小说人物，取沪语氛围，而另构故事，在虚构之上再度虚构，形式之上再创形式，激活观众对那个年代的切身记忆。犹如繁花似锦，烈火烹油，影像表达恰如其分地呈现了“搞活起来”的年代气息，传达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带来的心灵震撼。作品容纳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诸多地理空间，在城市文化空间化、空间符号化上，做到了极致。

烟火气中讲出宏大故事，儿女情外看到沧桑正道。大小角色都有王家卫作品一贯精致的视觉呈现，不吝使用的大量分镜头，组合再组合，打造出这些梦幻的“红男绿女”。30年前的时代本身，或许并不是这样的浓油赤酱着色，但艺术化表达所提炼出的，却是它内蕴的色彩与情感本真。如同一个再造的过往，比现实更抽象，也更接近本相，关键是，更缭乱更好看更抓人，这就是《繁花》取得的艺术效果。

### 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—— 历史记忆 人文精神

詹庆生

战争历史题材纪录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在2024年度获得很高声誉。导演方励历时8年，辗转数万里，跨越三大洲，从尘封岁月中打捞出一段苍凉悲怆的历史记忆。这段被遗忘的历史，这群被忘却的人，重新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。

影片以探寻历史真相的行动为叙事线，综合运用导演叙述、人物口述、实地调查、历史资料、场景动画等，让观众重返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场，细腻而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次灾难事件背后的复杂历史与社会意蕴。铁一般的事实，揭露了日军对战俘的屠杀，暴露了法西斯主义的疯狂和非人性。在残酷和绝望中，还有着无法泯灭的善良与勇气。东极岛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英军战俘，展现了中国人民质朴纯良的品德与人性光辉。

影片流露出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悲悯情怀，以及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和平的渴求。对于“物”即沉船的搜寻开始，最终却落脚于“人”——超越不同国家、民族、历史和文化的类共通情感和共享价值，这赋予作品跨文化传播属性和特质，哪怕隔着数十年的时光，哪怕跨越语言和国界，仍然令观众动容。

### 长篇小说《云落》—— 是风俗史，也是心灵史

李敬泽

在张楚的《云落》中，“县城”作为一个艺术世界的中心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。过往的现代小说中，“县城”是精神和行动的出发之地，预设着朝向远方的旅程，而《云落》中的县城是归来和抵达之地。这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艺术选择，更反映着新时代经济社会的巨变对于空间意识的重塑：现代不仅是“远方”，现代也是“此地”，而县城作为广袤中国超大规模空间结构的基本连接点，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作家讲述故事的地方。

这个名叫“云落”的县城，在张楚的笔下气象万千，他从至细至微处开始建构一个饱满丰盈的世界。草木季候、闹市街巷、风土人情，他以一种风俗史的精确、以一种识万物之名的诗心，让这个县城“现实”地坐落在土地上，又流淌着氤氲与梦想的动能。在这里，纷繁的选择和命运、激情和迷惘，围绕着名叫万樱的女人展开，她如此平凡、普通，混然众人矣，但她又是与众不同的，是令人信服的“这一个”，她有“光”，她的品性中具有宽阔、正大、柔和、坚韧而又自然而然的力，她连接着这部小说中的人们，照亮着他们，抚慰着躁动的心灵。由此，作为风俗史的《云落》同时获得了心灵史的重心和结构。

### 电影《三大队》—— 平凡英雄不孤勇

聂伟

电影《三大队》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：一名曾经的警察，历时4年半，辗转湘、川、黔数地，更换工作10余个，独自千里追凶。为把追凶过程和人物心理影像化，《三大队》主创在现实主义传统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改编支撑点——为程兵设置了几名有血有肉、性格各异的队友。他们被程兵的正义感所激发，一同走上追凶之路，又因为生活的压力相继退出。他们作为程兵的“分身”，凸显了追凶之难，展现了一位孤胆英雄可能面临的复杂境遇和选择。

《三大队》用扎实的视听语言与文学性场面调度，完成了对新时代平凡英雄的群像塑造和美学张弛。青山在，人未老；少年壮志，中年无悔。结尾处，车辆不断划过篇幅，路人形色匆匆，他们对身边的惊天波澜显然毫不知情。这是客观镜头中人生如常的现实生活，恰恰也是主人公内心极度隐忍的悲欣交集。英雄不是从天而降，只因你我挺身而出。无数的平凡英雄、无名卫士默默守护，才有每一天灿烂的朝阳、幸福的烟火、宁谧的晚霞。正义永不缺席，英雄从不孤勇。

### 舞剧《咏春》—— 世界舞台 中国故事

黄际影

舞剧《咏春》自首演以来，在全球43座城市、53座剧院演出200余场。2024年《咏春》走进伦敦、巴黎，巡演16场，售票2万余张，实现国外商演票房与口碑双丰收。国内国外“两开花”，《咏春》探索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路。

英雄是全人类叙事共同母题。《咏春》用“戏中戏”的方式，让英雄主题更好融入现实，融入中国人的情感。叶问、市民、电影人等不同身份、多重视角，在帮扶邻里、比武过招、电影拍摄等事件中都在追问、自问、反问“何为英雄”，这也使“英雄”不再专属于个别拥有超常技艺之人，更是每个人自我修行的目标。主创别出心裁地使用影片片段的“光”，勾勒人物轮廓，在光影流动之间，折射人物情感冷暖起伏的光谱，带给观众共鸣。

《咏春》将武术招式和舞蹈技艺结合，借助节奏、空间的变化和群舞的层次，使拳脚相接的场面动静有序、高低呼应。这种既有东方意蕴又与世界融通的审美，不仅重新唤起海外观众对中国功夫的记忆，更提供了新的身体动觉感受。这也是《咏春》出海成功的重要秘诀。

# 文艺气象

## 回味

时光飞逝，文艺留痕。即将过去的2024年，有太多文艺作品一路相随，带给我们欣喜、感动与满足，充实和丰盈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本版以回味年度精品佳作的方式，勾勒2024文艺记忆，再现文化创造与艺术创新的澎湃活力，勾勒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同频共振。让我们葆雪精神，蓄满力量，向着新的一年，启程。

——编者

### 扬剧《郑板桥》—— 无限兴味不言中

常丰

扬剧《郑板桥》是一部需要慢慢品味的戏，气韵、意趣、节奏，都在戏内有效表达。戏被盘热了，就会有看头，一点不假。

编剧信手拈来、多点发散，最终的呈现却是串珠成链、聚沙成塔，四散的戏剧叙事全都指向戏剧舞台的终极态：况味！导演和演员深入研究戏剧发展的节奏，一点一点设计，依靠戏曲的本分和本体，充分地做，酣畅地做，直至做透。主演更是在雅俗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，念白、韵白没有完全用俚语，而是适当借鉴并化用京昆声韵，从人物表达需要出发，化得极有分寸，化得精致，使得剧作既不失民间性、诙谐感，又有效维系了扬剧本身的烟火气息。

编剧、导演、演员对作品呈现状态一起思付，一起发力，共同完成，最终给出让观众不能简单拾捡、分辨的面貌来。这种深入血肉的融合，形成了弥散张开的气韵，进退出入的意趣，从容有致的节奏，使人咀嚼无限兴味、辨之忘乎所言。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这个郑板桥，在雅俗之间，参差进退，无不淋漓。他可能不是真实的郑板桥模样，但一定是符合我们理想中的那一形象。